

——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5
陈平对话



陈剑主编（增订版）

与陈平对话

—— 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增订版)

陈剑 主编

1999年2月22-23日澳洲国立大学
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与陈平对话工作营”
对话记录及文稿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12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

©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12 / 陈剑

本书版权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及陈剑所有。除获得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或陈剑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内容。

主编 : 陈剑
英文版编辑 : 陈剑 卡尔·哈克
中文版编辑 : 陈剑 文平强
翻译 : 赖顺吉 陈剑
审校 : 陈剑 詹缘端
封面 / 版面设计 : 丁美凤
出版 :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地址 :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址 :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
电话 : 603-22734035
传真 : 603-22734037
电子信箱 : huayan1985@gmail.com
承印者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Kuala Lumpur.
发行者 : 华社研究中心
版次 : 2006 年 8 月 (第一版)
2012 年 8 月 (增订版)
定价 : RM50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3908-19-6

鸣谢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慷慨允准本书采用英文版封面照片。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Yu Chen Ping dui hua : Malaya gong chang dang xin jie]

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 陈剑 编；[翻译：赖顺吉，陈剑]. --
增订版

ISBN 978-983-3908-19-6

1. Chin, Peng, 1924-. 2. Malayan Communist Party--History.

3. Communists--Malaya--Biography. 4. Guerrillas--Malaya--

Biography. 5. Malaya--History--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I. 陈剑, 1940-. II. 赖顺吉

959.5104

PDG



马泰边境战斗行军中的马共游击战士。
(陈剑 提供)

关于音译的说明

在今天，以音译翻译中文名字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可以用汉语拼音，“国民党”和“广西”就是 Guomindang 与 Guanxi。可是在 1940 至 1960 年代，这书中所涉及的主要年代，盛行的却是韦德贾尔斯 (Wade-Giles) 拼音系统，“国民党”和“广西”便是 Kuomintang 与 Kwangsi 了。

在马来亚，华人名字因着其方言籍贯而有不同的音译。有时，华人按自己的音译来登记他们的孩子的名字，或依靠登记的书记去音译。因此，常常产生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出现不同音译的姓。

马来拼音与一些马来西亚的地名也有了改变。我们只好使用在 1940-1960 年代最常用的名称。从而用 Johore (柔佛) 而不是现在用的 Johor, Negri Sembilan (森美兰) 而不是 Negeri Sembilan, Trolak 而不是 Terolak, Tanjong 而非 Tanjung, 如此类推。中文版则采用华人当时惯用的中文地名。

简而言之，在不同的时间组合、在他们的和我们的时代之间，没有音译的简洁方法。我们因此采用不同层次的办法来处理。首先，我们采用那个年代所谓“马来亚的用法”。人名方面，我们采用马来亚当时或大致那段时期、或 1970 年代写成的书最常使用的拼音。同样的方法也用于地名的音译。既然 1940-1950 年代，马来亚联合邦不包括新加坡与婆罗洲，我们以当时惯用的“马来半岛”或“马来亚”来称呼现在西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

其次，为易于辨识，在一些关键部分，我们以括弧注上中文名字（在中文版则注上英文名字）。有时候，当实在无法拼出其元音（不能确认其籍贯或方言身份），我们只得以汉语拼音代替。中文版虽没有这个问题，但英文的档案记录中没有当事人的中文名字，只得按其发音猜测其籍贯或方言身份，据之，拼出其中文名。

其三，我们在注脚里尽可能提供其人名字的多个写法，或他的一些重要生活情况。因为华人也常用多个别名，因此这不可或缺。

其四，当一位华人名字或地名在当时是并不常用者，而现在则以汉语拼音拼写，那我们便只采用汉语拼音。如：Beijing 而非 Peking。中文版则没有这个情况。

再者，我们提供了许多注脚以便于读者明了故事的背景。对从事斗争者十分熟悉的人与地，对其他人则可能是十分陌生而须加以说明。

我们的用意是为读者便于阅读，不论它从那一页读起，他应该能够因着人名和地名的重复出现而能跟随故事的发展。以上或不是最佳的处理办法，但起码可以使读者不致以内容为着不同方言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转移而困扰不已。



简略词(缩写)

说明

ABL	Anti British League (抗英同盟)
AEBUS	Anti-Japanese Backing Up Society (抗敌后援会)
AJA	Anti-Japanese Army (抗日军)
AJU	Anti-Japanese Union (抗日同盟)
AMCJA	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
AN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洲国立大学)
BMA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英军政)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
CEC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马共中央委员会)
CI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罪犯调查局)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写法)
CPM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马来亚共产党)
CPSU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苏联共产党)
CSCSD	Centre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t ANU) (南方华裔研究中心, 设于澳洲国立大学)
CT	Communist Terrorist (共产恐怖分子, 从 1952 年起政府对马共的称号)

CTO	Communist Terrorist Organization (共产恐怖分子组织)
DCM	District Committee Member (区委)
DI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 (情报服务部, 设立于 1952 年, 后并入 DOI 及 EIS)
DO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情报部)
DOO	Director of Operation (行动总指挥或作战司令)
EIS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紧急状态情报部)
GCC	Good Citizen Committee (良好公民委员会)
ILD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简称中联部)
IN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情报与国家安全期刊)
ISD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内政部)
JI	Jemaah Islamiah (回教祈祷团)
JICH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帝国与英联邦历史期刊)
JMBRA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协会马来西亚支部期刊)
JSEAS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研究期刊)
JSS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南洋学报)
KMM	Kesatuan Melayu Muda (马来青年团)
KL	Kuala Lumpur (吉隆坡)
MCA	Malayan (or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马来亚 [或马来西亚] 华人公会, 简称马华公会)
MCP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马来亚共产党的另一缩写)
MDU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马来亚民主同盟)
MNLA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以前错译为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简写为 MRLA)

MNLL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 (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
MNP	Malay National Party (马来国民党)
MPAJA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RLA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英文错译)
MSS	Malayan Security Service (马来亚情报局, 马来亚政治部的前身)
NDYL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NU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
PAP	People's Action Party (人民行动党)
PKI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印尼共产党)
PMFTU	Pan 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泛马总工会)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s, England (大英档案馆)
PWS	Psychological Warfare Section (心理作战部)
SB	Special Branch (政治部)
SCO	Sarawak Communist Organization (砂劳越共产党)
SEAC	Southeast Asia Command (东南亚司令部)
SEP	Surrendered Enemy Personnel (投降敌员)
SF	Security Forces (剿共部队)
SO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特别作战部队)
SUPP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砂劳越人民联合党)
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马来国民统一机构, 简称巫统)

鸣 谢

陈剑与卡尔·哈克

我们两位编者要感谢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历史学系的安东尼·李德教授 (Prof. Anthony Reid) 对 1999 年与陈平对话会的支持。我们也要感谢李德教授在担任编辑顾问所给予的不吝支援。有关 1999 年对话会的诸项安排，我们特别要感谢澳洲国立大学的克雷·顾恩特 (Clare Guenther)。

新加坡这儿，我们要谢谢黄冬葆在华文资料方面的协助。还有来自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的王贞平、黄大志和郑忠夏给我们提供语言和地志知识的辅助，以及卓文光替我们改正了一些的错误。还有凌运聪协助提供地图，以及杰弗里·韦德 (Geoffrey Wade) 提醒我们关注额外的华文及马来文资料。在英国，肯·格斯特 (Ken Guest) 慷慨寄来关于他父亲 P.J.D. 格斯特 (P.J.D. Guests) 和紧急状态初期的资料，而在澳洲约翰·科伊 (John Coe) 为我们审阅部份的手稿，指出其中的错误和文体的疵癖。

我们也要感谢伦敦憩幽园公共档案局 (现称大英档案馆)，让我们能够使用其照片和文献；感谢伦敦皇家学院林德尔·哈特 (Lindell Hart) 军事档案馆的托管委员会，准允我们使用英国的宣传材料；还有感谢约翰·李尔利允许我们使用原住民和英国保安部队的照片。

我们要特别致意予利昂·康伯尔 (Leon Comber)。他不只提供了数张珍藏照片，他还在学者情谊和难得的情报方面，一直都是支援的

泉源。

此外，我们谢谢两名不报名字的读者、所有参与对话会的人士、所有提呈论文的学者、所有协助改进文稿和删除谬误的人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把这份不寻常文稿付梓中提供的指导。最后，特别要感谢王文华（陈平）先生慷慨地献出他的宝贵时间，以及对他的批评者保持高度的容忍。

陈剑另志：中文版的出版经多番努力始完成，特别要感谢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教授接纳本书的出版，列为中心的丛书之一，以及刘秀梅、丁美凤负责出版具体事务的付出和耐性，华社研究中心前董事主席（现任名誉主席）張燦泉学长的大力支持，颜清文学长（已故）、林源德学长、胡万铎先生的慷慨赞助，以及许多关心此书出版的朋友。隆情厚谊，特此深深致谢。

本书的大量翻译工作主要由赖顺吉负责，特此鸣谢。他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便准确地完成了任务。其余部分则由陈剑负责翻译及校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一切均由编者负责。



序言

安东尼·李德

1998年2月3日，我在坎贝拉的一家高雅的餐厅跟陈平共进午餐。周围没有穿着宽大外套的人的踪影；事实上，在坎贝拉，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件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事件。他73岁，可爱而特别健壮，文静而举止沉着，总是在寻找着更好的英文用词，他一时说不出，但却知道那些词的存在。我们谈论着他的生活，他在澳洲和纽西兰的家人（他的一位侄女从悉尼来这儿陪他），以及他写回忆录的计划。我对他的这项目标给予强烈的鼓励，而我们同意让他较后回到澳洲国立大学来，花一些时间搞他的回忆录。

在这次别具意义的午餐以前，我对他的认识，仅是某种的标志——在1960年代我在马来西亚时令人惧怕的“敌人”。他只有一次出现在公共的目光下，就是在1955年华玲会谈时，而公众对他的形象的记忆，几乎就纯粹是他走出森林跟东姑和马歇尔谈判时所拍摄到的那个瘦小青年。除此之外，他生活在秘密的环境中——在地下，在森林，或是在中国，渡过了那最黑暗的日子。在为期超过50的日子里，他一直领导着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亦然。

1997年的某一天，我接到默尔列·力克勒夫斯（Merle Ricklets）的电话，他当时是我任职的澳洲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的院长。他问，口气就象是在提起另一件日常的公事，说他要请陈平到历史系来当客座研究员。默尔列之前是接到驻在曼谷替《财富》（Fortune）

杂志写稿的澳洲记者东尼·保罗（Tony Paul）的电话。就象他在后面的对话中所解释的那样，保罗先生从 1980 年代起就一直都想会见陈平，唯要到了 1997 年那层神秘的面纱开始去掉时，才通过泰国的军人联系见到了陈平。

陈平在 1999 年 1 月底正式回到坎贝拉，我们给他准备了一间办公室，门上写着他的原名：王文华。中间的这段期间我们都有保持联系，他同意我的提议：他在澳洲的这段日子里，应该组织一次围绕着他的两日工作营。全世界研究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专家学者，当然很高兴能有机会来访问这个故事的失落环节。我们所知道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学者，几乎全部都答应出席。在所有用英文或其他欧洲语文写成的数十本书，都是站在战线的另一端写的，对于马共真正的心境，就只能够依赖情报局的报告，马共在性质上和法律上都是秘密，那些跟敌人交谈的都是叛徒，现在，命题改变了，冷战结束了，是不是可以最终了解到马共的目标和策略的真相呢？

筹备这项工作营和跟陈平联系的关键人物是陈剑，他那时正要移居坎贝拉，报读博士学位，研究马共。他拥有贴切的语言、知识和宗旨，在筹备这项会议上跟陈平密切合作。澳洲国立大学无法找出适当的类别来资助这位不寻常的客人，唯陈剑邀请他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利华瑟阁（Liversedge Court）共住一间公寓。他们在那儿的每日早餐上进行了许多历史的讨论。

这项工作营显然必须采取闭门方式，以确保陈平能够自由和坦诚地发言。可是，当他身在坎贝拉的消息传出后，学生和其他人士当然都热切地要听他讲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有点意外，对于要他在 2 月 8 日左右在亚洲学系茶室作公开演说的提议，他满口答应了。当我提议他讲讲关于他早年的生活时，他自动提出《为什么我成为共产党员？》这个题目。对于四十多位出席的人士，那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陈平讲述了他中学时代作为一个热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往事，只有在被母亲的阻止下才没参加国民党军队去打日本人。

1999年2月22及23日的工作营的最后成绩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本书。工作营是在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的赞助下举行的，虽然该中心并未给予任何资助。工作营过后三天，南方华裔研究中心在坎贝拉正式举行成立典礼，王赓武教授发表开幕词，移民部长菲力蒲·路德多克（Phillip Ruddock）是贵宾，而陈平则参与整个盛会的节目。

不幸的是所有的参加者在会后各奔前程。陈平回去泰国，而我们则无法跟他保持定期的联系。几个月后，我离开坎贝拉，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职。一直对编辑这本书充满热情的陈剑最后移居澳门。这本书的筹备出版自然就慢了下来。庆幸卡尔·哈克这位第一个签名确定出席工作营，也是最年青的成员，慨然分担了编辑本书的工作。从 2002 年中开始，我们三人得以在新加坡聚首，推速工作进程。

我们感谢所有参加人士对工作营的成绩所表现的耐心。我们特别要感谢陈平，是他的宽厚和创见，使这场盛会能够举行，而且令人回味。我们把这本书呈献给读者，作为对那些在一场漫长艰苦战争中，站在对面一方进行战斗，并生存下来，能够来握手和跟我们一起回忆这历史是如何发生并怎样走过来的。

中文版序： 历史的话语权

关于《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一书
及马共研究的一些说明

陈剑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群体必有其历史，或以之为荣，或以之为耻。对其历史的发生，过程与结局，都必有其说明和诠释。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或一个群体，其历史让他人随意扭曲和窜改，而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或甚至呈现历史空白的现象，那却是十分悲哀的事。没有了过去，也就缺乏传统与承传，那将来何以为鉴？一个被歪曲了历史的国家或民族或一个群体是可悲复可憐的。

历史的诠释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极为重要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历史的述评和诠释，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话语权。对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利害关系，因而有全然相反的述说和诠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话语权的运用。

谁掌握了历史话语权，便可以据之论述。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翁，因此，人民对历史才最有发言权。但是不论古今中外，都是由统治阶级掌握了历史话语权，根据其需要，把

黑的说成白，把白的描成黑。这在二千年来自有历史撰述的时代开始，便已经是存在的事实。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话语权一般都掌握在当政者的手中，并为着当前政治利益和目的去撰写历史，作为统一人民思想和历史认知的意识形态的工具。

过去，国家机器掌握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手中，一切反对他的统治的对立面，都视为敌对一方而采取种种打击和压制手段以对付之。更何况敢于拿枪杆子搞独立革命武装斗争的马共党人。因而，举凡马共的一切，都冠以叛变、暴乱的罪名。从事者都套上匪徒（Bandit）、共产恐怖分子（Communist Terrorist 或简称 CT）等帽子，以便达到其围剿捕杀的目的。

英帝国殖民主义者还巧妙地把这场为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称为叛乱而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紧急法令从而掩盖了他们蓄意发动的不义之战。这样做，显然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是政治上的好处：虽则整个马来亚都是紧急状态的区域，但从大英帝国政治出发，它却是局部的叛乱。因此，任何军事行动只是师出镇压叛乱之名，而非战争之实。既然不是战争，一则不必经由英国国会的批准，仅殖民部大臣便可自己做主；二来，又可摆脱联合国的监督，也不必依国际公法约束。由于是隐蔽的战争行为，避开国内外政治舆论的围困。

二是经济上的好处：最显著的经济利益则因非战争状态，因而保住其投下的保险利益，不致受所谓“不可抗拒力”保险条款的约束。其胶园与矿场仍得继续营业。生产或受到影响，但对殖民地资源的剥夺仍不间断，有利于对宗主国物资的持续供应。

三是军事上的好处：既然不是战争，便不需按国际战争准则约束而为所欲为。军费无需国会审批，可任意调兵遣将，除动用各种在抵抗日本侵略都未曾用过的最佳武器装备外，尚调拨英联邦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军队参与其战。既然是以剿匪之名，英国剿共部队可以最残